

孩子的一 愤十怒

〔美〕托妮·莫里森 著

刘昱含 译



Toni Morrison

〔美〕 托妮·莫里森 著

刘昱含 译

孩子 的 愤怒

G O D H E L P T H E C H I L D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孩子的愤怒 / (美) 托妮·莫里森著 ; 刘昱含译
— 海口 : 南海出版公司, 2017.4
书名原文: God Help the Child

ISBN 978-7-5442-8588-9

I. ①孩… II. ①托… ②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74775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30-2016-165

GOD HELP THE CHILD

by Toni Morrison

Copyright © 2015 by Toni Morrison

Chinese(Simplified Characters) copyright © 2017

by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td.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CM Partners
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

孩子的愤怒

〔美〕托妮·莫里森 著

刘昱含 译

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
发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
经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黄宁群

特邀编辑 郑小希 第五婷婷

装帧设计 韩笑

内文制作 田晓波

印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

印张 6.5

字数 110千

版次 2017年4月第1版

印次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442-8588-9

定价 36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发邮件至 zhiliang@readinglife.com

第一部

甜心

那不是我的错，所以别指责我。我没做错什么，也不知道那种事怎么会发生。他们把她从我腿间拽出还不到一个小时，我们就意识到出了问题。错得离谱。她黑得要命，就像午夜，像苏丹人，把我吓坏了。我的肤色很浅，头发顺滑，卢拉·安的父亲也是，我们这种人叫“浅色混血儿”。她的肤色和我家族里谁的都不像，柏油是我能想到的最贴切的比喻。她的发质和皮肤也不相配，很古怪——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直的，但又像澳大利亚那些赤身裸体的土著那样卷曲。你可能会觉得这是种返祖现象，可她像我的哪个祖先呢？你应该见见我的外祖母，她装成了白种人，从此再没跟她的孩子多说一个字。我母亲和姨妈写给她的每一封信，她一收到就原封不动地寄回来。她们最终懂得了这种无言的信息，也就

断了念想。在那个年代，几乎所有黑白和四分之一混血儿都是那么做的，只要他们长对了头发。你能想象有多少白人血管里偷偷流淌着黑人的血吗？猜一猜。我听说有百分之二十。我的母亲卢拉·梅本可以轻松地装成白人，但她做了相反的选择。她曾经告诉我，她为这个决定付出了怎样的代价。她和我父亲去县政府结婚时，那里有两部《圣经》，他们得把手放在黑人专用的那部上，另一部只有白人的手才能碰。那可是《圣经》啊！你能相信吗？我母亲那时在一对富有的白人夫妇家里当管家，他们吃的每顿饭都出自她手，在洗澡时还坚持要她帮他们搓背，谁知道他们还让她做过多少贴身事务，可她就是不能和他们碰同一部《圣经》。

你们有人可能会想，和同肤色的人抱团生活，在俱乐部、居民区、教堂、联谊会甚至黑人专属学校里按肤色分类，觉得肤色越浅越高贵，这不是件好事。可我们还有什么方法能保持这少得可怜的一点尊严？还有什么办法能让你避免在杂货店里被吐口水、在公交站被推推搡搡、在排水沟里走而把整个人行道让给白人、在食品店里花五分钱才能得到白人免费拿的纸袋？更不用提家常便饭般的辱骂了。我对那些事都有耳闻，而且听到的远不止那些。但是，正是得益于她的浅肤色，我母亲在百货商店里试帽子或是去厕所时，从

来没有人会拦下她。我父亲则可以在鞋店门口光明正大地试穿，不用钻进后面的房间。哪怕渴得要死，他们也绝不会去“有色人种专用”的饮水处。

虽然我真不想这么说，但从我还在产房时开始，这个孩子，卢拉·安，便让我难堪。她出生时皮肤像所有婴儿一样浅，连非洲的孩子都是那样的，但她飞快地变深了。她在我眼皮底下变成黑得发蓝的颜色时，我想我要疯了。我知道自己有一瞬间真的失去了理智，因为那一次，虽然只有几秒钟，我用一条毯子捂住她的脸按了下去。但我下不去手，不管我多希望她出生时没有带着那样一身可怕的颜色。我甚至想过把她丢给哪个孤儿院，可是想想自己也会成为那种把婴儿放在教堂台阶上的母亲，我就胆寒。最近，我听说德国一对皮肤雪白的夫妇生了一个深色皮肤的婴儿，没人能说清为什么。我记得那是一对双胞胎，一个白的，一个黑的。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事。我只知道，对我来说，给她喂奶就像让一个小黑崽子吮我的奶头，一回到家，我就改用奶瓶喂她了。

我的丈夫路易斯是个列车员，下了火车回到家后，他看着我，就好像我真的疯了；又看看她，就好像她是从木星来的。他不是个一天到晚骂骂咧咧的人，所以听见他说“他妈的！这是什么玩意儿”的时候，我知道我们完了。那就是一

切的罪魁祸首，我们从此以后吵个不停，那件事毁了我们的婚姻。在那之前，我们一起度过了三年的好日子，可她出生后，他把一切归咎于我，把卢拉·安当成一个陌生人——比那更甚，一个敌人。

他一下也没有碰过她，我也一直没能让他相信我从来没有跟其他任何男人鬼混过。他一口咬定我在撒谎。我们一直为此纠缠不休，最后我说，她那么黑，一定是他家那边的问题，跟我家这边没关系。这句话无异于火上浇油，毫无挽回余地，他站起来就走了，我只能去找更便宜的住处。不能带着她去跟房东讨价还价，这点我再明白不过了，所以我把她托付给了一个十来岁的表妹。我尽一切可能减少她抛头露面的机会，因为当我用婴儿车推着她走在街上时，朋友或路人会弯腰窥探，本想夸夸孩子，可随后便会大吃一惊，缩回身子甚至后跳一步，皱起眉头。那很伤人。如果我跟她的肤色对调，我看起来还能像是个保姆。作为一个有色人种女人，哪怕肤色很浅，想在城里体面的地方找个住处已经够难的了。在卢拉·安出生时的九十年代，法律禁止房屋租赁中出现歧视行为，但没有几个房东理会，他们会编造各种理由，把你挡在门外。幸好我从雷先生手里租到了房子。我知道，他要比广告上明码标价的租金多收我七美元，而且只要稍有

拖欠，他就会暴跳如雷。

我让她喊我“甜心”，而不是“母亲”或是“妈妈”。这听起来比较保险。她那么黑，嘴唇厚得出奇，从她嘴里蹦出一声“妈妈”，一定会让别人觉得不可思议。何况她眼睛的颜色也很奇怪，像乌鸦一样黑，黑得发蓝，简直带着股邪气。

就这样，很长时间里只有我们俩一起过日子。不用我说你也能想到，身为一个被抛弃的妻子，我的生活该有多艰辛。我猜，在那样抛弃我们之后，路易斯感到了一点内疚，因为几个月后，他找到了我们的新住址，开始每个月寄钱给我，我可从来没有主动要求，更没有为此打过官司。有了他寄来的五十美元汇票和我在医院上夜班挣的钱，我和卢拉·安就不用去领救济金了，这是件好事。我希望他们别再叫它“救济金”，而是用回我妈妈还是小孩时的叫法，“救急金”，那样听起来好很多，就像你只是需要喘口气，然后就能重新振作。另外，发放救济金的工作人员刻薄得要命。等我终于找到工作，无须再面对他们的时候，我拿的工资比他们还多些。我猜，就因为他们自己的薪水如此微薄，他们才会像打发乞丐一样对待我们。尤其是他们看到卢拉·安，再把视线转回我身上时，态度就更刻薄，好像我在说谎。虽然

我们的处境变得好一点了，但我仍需小心，小心地选择抚养她的方式。我必须严厉起来，非常严厉。卢拉·安需要学会乖乖听话，低眉顺目，不惹麻烦。我不在乎她要改几次名字。她的肤色是她背上永远也摆脱不掉的十字架，但那不是我的错。不是我的错。不是我的错。不是。

布莱德

我害怕极了。我身上正在发生什么怪事。我感到自己要融化了。我没法向你说清那种感觉，但我知道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。就在他说完那句话之后：“你不是我想要的那个女人。”

“我本来也不是。”

我至今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那样说，那句话脱口而出。但他听到我粗暴的回答后，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穿上牛仔裤，抓起靴子和T恤。听到摔门而去的声音时，有一瞬间，我想他结束的或许不是这场愚蠢的争吵，而是我们这段关系。不会的。随时都可能响起钥匙转动、前门开合的声音。但那个晚上，我什么都没听见。什么都没有。到底怎么了？我不够热情？不够漂亮？我不该有主见吗？不该做他反对我

做的事？早上，我一醒来就怒不可遏。他走了正好，因为很明显，他只不过在利用我，看在我有钱还能让他操的分上。我气坏了，如果你那时候见到我，会觉得我像是跟他一起在拘留所里蹲了六个月，既没有被提审也没有见过律师，然后突然间，法官宣告一切结束——案件被撤销或是起诉被驳回。无论如何，我不会抱怨、痛哭，也不会指责他。他说了一句话，我同意，仅此而已。让他滚吧。何况，我们的关系根本没那么精彩，甚至连我曾经放纵自己享受的略带危险色彩的性爱也不过尔尔。呵，我们之间跟那些时尚杂志里横跨两页的专栏里描绘的完全不同，你知道，就是那种被海浪包围的半裸着的情侣，表情露骨，欲火如同闪电，天空也暗沉下来，反衬出他们肌肤的光泽。我非常喜欢那些广告。可我们的关系甚至不像一支复古的 R&B 歌曲：精心安排的鼓点穿插在旋律间，让人脸红心跳。它甚至也不像三十年代蓝调的歌词那样甜腻：“宝贝，宝贝，你为什么如此对我？你让我去哪里，我都愿去；你让我做什么，我都愿做。”为什么我非要把我们的关系跟杂志广告和音乐相比呢？我不知道，但我因此来了兴致，选了《与爱共舞》^①。

①惠特妮·休斯顿 1987 年发行的专辑《惠特妮》中一首极受欢迎的舞曲。（本书注释均为译注。）

第二天一直在下雨，雨点子弹般砸在玻璃上，拉下一道晶莹的水线。我抵抗着诱惑，努力不向窗外、向公寓楼下的人行道投去视线。而且我也知道那里会有什么——脏兮兮的棕榈树在路边排成行，寒酸的小公园里摆着长椅，偶尔有一两个行人路过，远方是一道银色的海。对他去而复返的希冀纠缠着我，我拼命抗拒着它的摆布。一旦一朵极小的思念的浪花浮上心头，我就奋力压下它。中午时分，我打开一瓶灰皮诺葡萄酒，陷入沙发，小山羊皮和真丝靠垫那么舒服，比得上任何人的拥抱。还差一点。因为我得承认，他是个漂亮的男人，堪称完美，除了上唇一道细小的伤痕和肩上一块狰狞的疤——橙红色的一大团，还带着条尾巴。如果没有这些，他便彻彻底底是个完美无缺的男人了。而我也不赖，所以想象一下我们有多般配吧。一两杯酒下肚，我有点飘飘然，决定给我的朋友布鲁克琳打电话，说个痛快。说说他是怎么用那十一个字击中我的，简直比一记拳头还狠：你不是我想要的那个女人。说说那句话怎么让我如坐针毡，然后我只能就那么认了。蠢死了。但我转念一想，又不打算打这通电话了。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，还是老一套。不就是他离我而去，我不明所以吗？何况公司的麻烦已经够多了，我不该拿又一次分手这种琐事去烦我最好的朋友兼事业伙伴。尤其

是现在。我已经当上了区域经理，就像个船长一样，我应该与船员们保持适当的关系。我们所在的希尔维娅有限公司原本是一家小型化妆品企业，但现在生意红火，能在市场上呼风唤雨，以至于人们都淡忘了它渺小的过去。它在四十年代时名叫“希尔芙高品位女士胸衣公司”，随后被收购并更名为“希尔维娅成衣公司”，后来又改成了现在的名字，开发出六个时尚化妆品系列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火了起来。这六个系列里有一个是属于我的，我把它命名为“真我女孩：属于你自己的新千年之选”。它适用于一切肤色的女孩，从乌黑到浅黄再到乳白。而且它是我的，从创意、品牌到营销，全部都是我的。

我在真丝靠垫下舒服地蜷起脚趾，看着高脚杯上微笑的口红印，不禁也微笑起来。满意了吗，卢拉·安？你以前想象过自己有朝一日会变得这么性感、这么成功吗？也许她才可是他想要的那个女人。但卢拉·安·布莱德威尔已经不存在了，她也从未成为一个女人。卢拉·安是十六岁时的我，高中一毕业，我就抛弃了那个愚蠢的乡下名字。我成了安·布莱德。两年后，在面试希尔维娅的一个销售职位时，我灵机一动，把它缩短成了“布莱德”^①。所有人只需用这个简单而

①原文为“Bride”，意为“新娘”。

响亮的名字叫我。客户和同事们都喜欢这个名字，唯独他不理会。他总是喊我“宝贝”——“嘿，宝贝”“来啊，宝贝”，有时候会说“我的女孩”，重音落在“我”上。只有在分手的那一天，他才用“女人”来称呼我。

下肚的白葡萄酒越多，我就越如释重负。再也不用在一个谋生手段未知、谜一样的男人身上浪费感情了。他以前说不定是个重罪犯呢。不过，有一次我开玩笑问他在我上班时怎么打发时间，是无所事事，还是出去散步，还是和什么人见面的时候，他大笑起来。他说他每周六下午去城里，并不是为了接受缓刑监督员或是戒毒咨询师的检查，但他也从未告诉我他究竟是去干什么的。我把自己的一切都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，他却什么也没和我吐露过，所以我只能用电视剧里的情节补全关于他的想象：他是个获得了新身份的线人，或是个被吊销了执照的律师。无所谓，我其实不怎么在意。

事实上，他离开的时机对我来说非常完美。他走出我的公寓、我的生活后，我就能把精力全部投入“真我女孩”的发布和另一件同等重要的事情上——履行我在遇到他之前很早便对自己许下的一个诺言。在他说出“你不是我想要的那个女人”的那天晚上，我们刚刚为这件事争吵过。我在 prisoninfo.org/paroleboard/calendar 上看到的消息告诉我，是

时候了。这次行动我已经筹划了一年，我精心挑选出了一个假释犯所需的一切。我准备好了这几年攒下的五千美元现金，还购买了大陆航空公司价值三千美元的礼券，并把一盒“真我女孩”试用装放进了一只全新的路易·威登手提袋。有了这些东西，她想去哪里都可以。不管怎样，这些东西能安抚她，帮她忘记一切，减轻厄运、绝望和无聊带来的痛苦。哦，也许不会无聊，监狱并不是修道院。他不明白我为什么执意要去这一趟，就在我们为这个承诺吵架的那个晚上，他走了。我猜，是因为我打算接济的是别人而不是他，威胁到了他的自尊。自私的混蛋。交房租的可是我，不是他，请用人钱也是我出的。我们去夜店、去听音乐会时，开的是我那辆漂亮的捷豹，或是我租来的车。我给他买了漂亮的衬衫，虽然他一次也没穿过；所有的生活用品也都是我买的。而且，承诺就是承诺，尤其是对自己立下的誓言，一定得实现。

就在穿上衣服准备去开车时，我发现了第一件怪事。我的阴毛一根也不剩，全没了。不是被剃掉或是拔掉的，而像是消失了，好像从一开始就不存在。我吓得不轻，于是扒拉着头发，想看看有没有脱发的迹象，但头发一如既往地浓密、光滑。是因为过敏吗？也许是皮肤病？这件怪事让我忧